对非爱情婚姻说声：NO

文 心

2017年底，在虚岁即将38的时候，我分手了。

这一次说“分手”，是我的选择；是在男朋友三番五次提出结婚、婚姻大门触手可及之时，做的选择。也许，从大多数人的眼光看，这不是明智之选，甚至有一些莫名。做出选择前，我也有过苦苦挣扎。不错，借用一个网络流行语，80后已经到“初老”之年，这个年纪的女人还有资格提分手？在这样的年纪，能被男人看上已经不错了，还不赶紧抓住？人家舒淇、林心如可以40岁嫁给明星，可你又是谁？是啊，现在说分手，真有可能今生与婚姻无缘了。

女人不结婚会怎样？换个说法吧，不妨再直白一点，“大龄剩女”的境遇怎样？其实，现在网络上不乏各种“鸡汤文”，说：这是个开放的社会，完全可以包容一个不结婚的人；单身时代已经来了；优秀的女人都不想结婚了……文章写得好，观点也有理有据，写文章的应该都是善良的人。但“大龄剩女”的滋味，恐怕只有身在其中的人才真正知晓吧。作为一个从26岁就被催婚的资深“剩女”，我可以毫不隐晦地说，它可以归结为两个字：可怕。

“可怕”的是孤独？——像社会上大多数“正常人”想象的那样。恰恰相反！大多数主动单身的女性，都是内心热闹的人，她们才不孤独。记得冯唐在一篇文章中写道：“（我）看到的未婚女性多数是……弹古筝，围棋初段，练《九成宫醴泉铭》，喜欢齐白石、陈逸飞和岳敏君，喝花草茶，吃净心莲，听窦唯、齐豫，上豆瓣，上老罗学校而不是新东方……”当我读这段文字时，不禁会心一笑，叹道：这倒是个颇解女人的男人。没错，我身边大多数未婚女性正是如此，包括我自己。夜阑人静，你以为她们孤枕难眠？人家刚刚临好几页欧阳询或颜真卿，敷上面膜、准备做睡前瑜伽；假日清晨，你以为她们在兀自伤感？人家刚唱好一段《步步娇》，和着《皂罗袍》的袅袅笛音泡一壶金骏眉，几本芬芳的书随意摆放在手边；春色怡人，你以为她们在黯然神伤，人家早已背上行囊、在一片生机盎然中踏歌而行，沐春风而思飞扬……这些姑娘们呵，爱生活，爱阅读，爱思考，有自己的想法和规划，说到底，是一群有趣的人。有趣的人之间惺惺相惜，自然不缺朋友，而且“往来无白丁”。

可是，在这群有趣姑娘的生命中，婚姻为什么缺席呢？对此，社会中正常的“大多数”是这样看的：太有想法、令男生望而生畏；或者高不成低不就呗；抑或落入A女配D男的怪圈了嘛……对于婚姻，所谓“情感专家”还有一套严密的理论呢：婚恋市场如同人才市场，进入这个市场的适龄男女首先应该对自己做一次合理评估，审视自身价值，然后再找与其价值相匹配的另一半；所以在每一位剩女心中，都有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。这逻辑，堪称完美！随即它又转化为七姑八姨口中那句当然的：“别挑了！再挑就剩下了！”

于是，有很多姑娘不再等了。我高中的一位好友是家中长姐，她家乡有个习俗：兄姐未婚，弟妹不能结婚。随着年龄增长，她家的长辈们急坏了，她自己也急，后来在25岁的年纪草草相亲、嫁给了一个烧锅炉的工人。我并非对工人有什么歧视，但他确实与大学毕业、做教师的她有些不般配。不到半年，朋友离婚了，之后没多久她辞职、搬了出去，再后来连家人也失去她的联系。我想，决绝离开那一刻，她的背影一定是沉重而落寞的。还有一个姑娘，因为要出国留学，家里催她嫁给了男友，其实结婚时她是犹豫的、还没有准备好。在看似风平浪静的5年后，她离婚了，后来有一次她同我讲起这段婚姻，说两个没有共同语言的人在一起，只能用四个字形容：夜夜寂寞。记得，她讲这些话时月光清冷；而每当我再想起这四个字，脊背也是冷的。

“情感专家”的婚姻逻辑，真的无懈可击吗？那么，适龄男女们在“待价而沽”时，情感放哪里呢？对此，可能又有人要嗤之以鼻了，说：别空谈爱情了，醒醒吧！婚姻和爱情是两回事！其实，那些主动单身的女性既然懂得生活，又怎会不懂婚姻？她们对婚姻的认知，甚至更加冷峻：婚姻从制度本身而言，没什么高大上，它是一种社会制度，用来保证人类物种繁衍；也是一种经济制度，本质上是个人合伙，家庭也是社会最小的经济体。正是因为懂得，她们对婚姻从来没有超现实的期待；只是想守住最后的尊严：如果结婚只为经济目的，那何不直接缔结合伙；人类若仅仅为繁衍而结合，又与禽兽何异？这样一群有趣的姑娘，是对感情多么敏感的人呵！她们不是不愿意结婚，而是感情对她们而言太珍贵，婚姻在她们心中不容亵渎。

这群姑娘只能因为“爱情”结婚。最好的“爱情”可不是小女生心目中的海誓山盟、风花雪月，也不是空谈，它是很具体的，只与自己有关。它是发自内心的喜悦，是自然而然的吸引。没有为什么，亦不为什么，不刻意，没有负担，随遇而安；“我爱你，但是与你无关”。最好的“爱情”是独立的，来自于独立个体的主观意识。有人说，婚姻是“0.5+0.5=1”，所以必须放弃一部分自我，才能组建家庭。简直大错特错！若非完整的人，怎能当得起好的爱情和健康的婚姻？一段有爱的婚姻，是彼此成就的。如果和你在一起，我反而更孤独，那又何必？如果我嫁给你，生活质量反而大打折扣，又是何苦？需要“自断双臂”或“挥剑自宫”才能练的秘籍，只能使人走火入魔。而最好的“爱情”也是简单的、朴素的，一句“我喜欢你，不是因为你的样子；而是因为在你面前我的样子”，便足以包含它的全部。

能嫁给爱情，真好。但有几人敢嫁给爱情？先别急着反驳，来看看前文“可怕”两字里到底包含着什么吧。首先，这个社会真容得下一个不结婚的女人吗？那么“剩女”两字是怎么来的？“剩”字里有多少恶意，无需多说吧。女人到了一定年龄，若还没结婚，就会被冷嘲热讽、指指点点，不管她有多么优秀；而多数父母，也会使出浑身解数催逼，甚至越俎代庖，不管她是否快乐。这种状态若长此以往，就会让人不堪重负，为了结束这一切，许多女人选择相亲，花上大把时间，忍受各种奇葩和索然无味。曾经，有位朋友调侃我：“如果你把相亲的时间用来看书，两个博士都读完了。”真是旁观者清啊！孤立、歧视、被嘲讽、被粗暴干涉、被浪费时间……一个适龄而没有婚姻的女人，想要活得好，内心得有多坚强？

如今，我分手了，还没敢告诉父亲，因为如果他知道，必将有一场家庭大战……可这一次，我选择了遵从本心，流年似水，现世凉薄，想要嫁给爱情的人，很可能要承受一世孤单。爱情很美，但一生很短；轮到你做决定的时候，会怎样选择？

（“嫁”还是“不嫁”——欢迎读者参与讨论。来稿请发编辑邮箱）

再说“名片”

吴德胜

边看边聊

近日，初次与某企业董事长见面，接过名片，出于尊重，仔细看了一下，只见“某某企业服务生、董事长”。这可是我第一次见识的名片。抱着好奇，当即让董事长解释一下，他说：“在企业，首先我是服务生，其次才是董事长。”哇塞！面对这样谦虚的董事长，我敬意之心油然而生。

接着了解到，该董事长吴胜华先生管理着一个全国知名的连锁餐饮企业——全统永和（上海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，在全国各地拥有400多家加盟店及近万名员工，应该说也不“小”了吧，可他始终“不忘初心”。他说，自己也是从服务生走过来的，即使现在当了董事长，也是一个“服务生”，为企业服务、为员工服务、为广大顾客服务。再说许多员工把服务生看作低人一等的“打工者”而产生自卑心理，现在董事长也是“打工者”，堂堂正正的“打工者”，有什么可自卑的？就如董事长亲自创作的“企业歌”歌词的开头“曾是汉子闯天涯，好男儿志在远方”一样，企业还在不断的发展中。

“名片”，仅仅是介绍自己联系方式的一种工具而已，写上一、二个职务也无可厚非。可是许多人把它看成是一种炫耀自己的载体。把几十个职务、各种“头衔”全写上去，实在写不下，发明了折叠式名片，甚至还不惜成本地“烫金镀银”，完全把它作为满足自己虚荣心的一个方式。去年9月，我国文坛巨匠郭沫若的小女儿郭平英曾发给我一张郭老用过的名片，极为普通的一张名片，只印“郭沫若”三个字，什么“头衔”也没有。要知道，郭老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已很有“名气”了，他不仅在文学、历史上有独树一帜的研究，所著的《甲申三百年祭》受到毛主席赞扬并列为全党学习文件；他的《女神》，是五四运动在诗歌方面最热情而豪放的反映。要说郭老的“官衔”可能用10张名片也写不完，一个从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，参加过南昌起义的革命者，解放后又领导过文化和科学的老干部，他的“官衔”够“大”够“多”了吧？

我也相信有人曾把“名片”讽刺成“明”着“骗”人。利用名片骗人的案例数不胜数。所以说，我希望把“名片”恢复成它的本来面目——介绍自己的联系方法，足矣！

从田间“喊麦”说起

李君兰

在现今被称作奉贤的这片土地上，曾有那么一群以耕种为生的人们，在田间地头劳作时，时不时地来一段“喊麦”，以山歌吴语，用宫、徵、羽之调，唱花好月圆、唱四季更迭，唱最炫民族风——这或许就是“非遗”成员奉贤山歌剧最初的样子。

清末民初，散居在奉贤各地的山歌能手走到了一起，成立了带有一定职业色彩、有角色分工的民间文艺小团队——“山歌班”，用清唱的山歌为当地农家的哭丧嫁娶添彩助兴，是当代山歌剧团的雏形。

二十世纪五十年代，公社文艺宣传队兴起、奉贤县文工团成立，那一代“芳华”人挖掘整理了流行于奉贤等地的“东乡山歌”和“西乡山歌”，在吸收了上海民间音乐和民间说唱音乐的曲调基础上，逐步形成了具有浓郁江南水乡风格的曲牌和唱腔，成为板腔体系齐全、小调曲牌丰富、深受奉贤人民喜爱的上海本土新剧种——奉贤山歌剧。

奉贤山歌剧，是继沪剧、滑稽戏之后发源于上海本土的第三大剧种，被亲切地称为“上海的独养女”。如今的奉贤山歌剧既保有传统的陈酿味——接地气的情节内容、绕梁的江南丝竹音、委婉的曲腔曲调、绵糯的吴语，以及融合了民间舞蹈与传统戏曲身段之长的表演形式；也新增不少时代的新玩法——紧贴剧情的舞美灯光、妆容精致的人物扮相，等等，锦绣之余，亦有添花，受到越来越多人欢迎。

非遗在身边 戏曲篇

只做我

那秋生

《世说新语》里有些人物，说不出的可爱。

晋明帝时的护军将军庾亮，托桓廷尉帮他寻个帮手。过了那么一年半载，桓廷尉有幸遇到徐宁，深知其人后向庾护军推荐了徐宁，推荐语是这么说的：“人所应有，其不必有；人所应无，已不必无。”（署名为海岱清士）此言让人慨叹不已，这是孤标自在的十六个字！不急不躁，不骄不馁，以一种自在悠游的态度在世间行走，最大限度地保有自我，过一种独一无二的生活。有人喜欢在“我随众人”的脚步里随波逐流，而徐宁这样的海岱清士，却是“我只做我”，活出了一个清新爽朗的自我。

七夕会

醉 蟹

冯 强

平生对吃略有爱好，倘若排名，蟹可居车前三。此时跑菜场，总要在蟹摊停留，或谦问摊主，或左观右察，寻寻觅觅脂肥膏满的，过后“啧啧”品尝。此刻，还特别留意见诸媒体的各路人马之醉蟹体会。时间一久，竟推翻了原来执意阳澄湖之蟹的定律，而对太湖蟹、崇明蟹，甚至溱湖蕨蟹，都不无赞美。

一脚踏入旅游行业，出于种种原因，品蟹的机会更多。前些年，在阳澄湖附近有一两处定点，从经过“九曲十八弯”，去养蟹户家品尝，到后来在巨大的蟹舫里徜徉，其间，十载有余。现在，那种盛大的数十人、上百人一起吃蟹的场面，已看不见，而我等对蟹的挚爱，却不退反增。就像清澈的太湖水赋蟹以独特外表，那种近乎玉质的美感是吸引人的先决条件、不会衰退一样，每每“农历八月挑雌蟹，九月过后选雄蟹”的最佳时候到了，便四处打探，欣然倾囊，这是无须犹豫和后悔的。醉蟹如同赏花、赏人，“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”，若无近而处之，处而相爱，哪会有深切体会啊。上海可品蟹的酒店饭庄不少，于我而言，最值得记忆的一次，却发生在绍兴的咸亨酒店。那年十月，与家人同游，预先在酒店订了中餐，本想尝尝正宗手工黄酒的，但等到冒着香气的满盘肥硕的大闸蟹端上桌时，却未饮先醉了。

说到醉蟹，还真有以酒醉之，别有风味的吃法。我妹夫就是此业高手。前几年，每逢蟹熟蟹旺，总要在江苏或浙江大量采购二三两内的，洗净后由黄酒醉，加以佐料，略施白酒，醉熟而售。此等精品，时时有所馈赠。他入行久了，对蟹的优劣特别敏感。去年中秋，我从金山菜场蟹摊购得湖蟹6对，说是雌三两、雄四两，他未拿到手里，就说：哪有这分量？一称，果然雄3两半、雌2两半。不过，等到蒸熟出笼后品尝，却个个脂肥膏满。妹夫不由添了一句：蟹不在分量，在质量，还是要以味道为重啊。

味道为重，重在香鲜肥甜。此四字要义，倒是阳澄湖的蟹老板总结出来的。这里的一个甜字，说出了阳澄湖蟹的与众不同。只可惜要体验和品尝到此味，并不容易，没有非常熟识的朋友指点迷津，恐怕会十赴九空。品蟹成了一门学问，这种路径却匪夷所思。然而，对像我这样的醉友来说，又并非以蟹为唯一，倒常会借此会友，以与友聚会为重，以蟹牵线搭桥，或涉山水湖海，或论天下文章，欣欣然，醉翁之意不在蟹，在于朋友之间情谊啊。

美 食

一只蝴蝶带给我的

颜炜钰

白色的身影扑棱棱地惊住了我。眼帘里仿佛雾里看花一般，一刹那惶恐不安，只觉得盘旋在头顶上的如落英缤纷。抬起头，看着面前的大镜子，星罗棋布的油腻和尘垢的镜子背后，是一只翩翩飞舞的蝴蝶。它来来往往，有点局促不安，又有些心急火燎。我的眼睛滴溜溜地跟着它转，却见它猛地跃进右手边毛巾架的毛巾后面。

毛巾架上晾着我和宿舍其他人的毛巾。它悄悄地隐藏在一条毛巾后面。我盯着那浅奶黄色、稍显宽大的毛巾。揣摩着它的心理，不敢轻举妄动。我打开阳台的门窗，想让它飞走。没过多久，实在忍不住了，一人的宿舍突然飞进这么一个不速之客，总觉得惴惴不安。我试探地碰触了一下毛巾、又一下，它猝不及防地一飞冲天，转而又落在满是水的台盆上。

这下它可得认栽了。一动不动，仿佛寂静的死灰。它单薄的翅膀有些透明，臃肿而泛青的身子斜斜地倚靠在水面上。它软塌塌的样子丑陋极了，对虫子天生敏感的我不由得竖起了寒毛。我拿起手边的喷雾器就往它身上喷，但是没喷几下就后悔了，我看到它艰难地抖动翅膀，一摔一起地想往上飞。它的翅膀上满是水雾凝结而成的细小的水珠，它肥胖的身子轻而易举地陷进水的浮力里而直立不起。我仿佛听见它的哀叹和呻吟。“对不起！”我神经质地惊慌失措道。我急急地拿来一筒卷纸，撕下一堆又一堆纸片吸掉困住它的水潭。它却像玩漂流似的倒到不远处的肥皂盒下，“肥皂水不能碰！”我喊着，用纸小心翼翼地把它重新擦干，举着纸团，耐心地等它缓缓地爬上来……

不知何时，变得这样敏感、容易伤怀。我爱生命，就像它一样，可是我有时候却虚度了光阴，虚度了青春年华，再多的浪漫和胡思乱想已经快要变成一种奢求甚至是不可理喻。文学青年的触景伤怀，感时花溅泪。可是谁又知道谁的真心、谁的领悟。有时候只是想一个人静静想想，思绪和耳朵却沉浸在周边无休止的熙熙攘攘的世俗里。我只愿做一个爱护生命的使者，因为我懂爱，我懂生命，我愿意永远活在自然对我轻声的启迪和耳语里，活在我自以为是的单纯而宁静的世界里。

夜光杯